

中國最近世史

第二冊

孟世傑編

介 紹 新 書

先秦文化史 孟世傑 一冊 一元

中國經濟地理 王金紱 二冊 五元

中國民族史 王桐齡 一冊 七角

中國歷代黨爭史 王桐齡 一冊 八角

太平洋問題與中國 程國璋 一冊 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政治史 賈逸君 二冊 一元八角

蒙古與中國 高博彥 一冊 六角

中國民族性之研究 傅紹曾 一冊 二角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中國最近世史 第二冊

(全部四冊每冊定價實洋六角)

著述者 孟世傑

印刷者 文化學社

總批發所 文化學社
北平和平門外

電南四五八〇

寄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國最近世史 第二冊 目錄

第二編 變政時期

概論

第一章 德宗變法

引言

第一節 德宗變法之原因

第二節 德宗變法之動機

第三節 德宗變法之先聲

第四節 德宗變法之成績

第五節 新政之推翻與新黨之逮捕

第六節 戊戌政變之影響

結述

第二章 義和團之亂與八國聯軍入京之禍

引言

第一節 義和團之得勢

第二節 對外之宣戰

第三節 八國聯軍入北京

第四節 俄羅斯佔領東三省

第五節 北京媾和之始末

第六節 和議後之局勢

結述

第三章 和議訂後之改革

引言

第一節 復詔變法

第二節 推行新政

結述

第四章 日俄戰爭與中韓兩國之關係

引言

第一節 日俄開戰之原因

第二節 日俄之宣戰與中國之中立

第三節 韓國之變爲日本保護國

第四節 日俄交戰情形

第五節 日俄媾和條約之成立與中日滿洲善後協約之締結

第六節 日英同盟之續訂

結述

第五章 籌備立憲與任用親貴

引言

第一節 籌備立憲

第二節 任用親貴

結述

第六章 英俄之侵略西藏

引言

第一節 俄國之窺伺西藏

第二節 英國之侵略西藏

結述

第七章 日韓合併與滿洲之關係

引言

第一節 韓國之滅亡

第二節 日本之侵略南滿洲

第三節 俄國之侵略北滿洲

結述

第八章 清末外方之壓迫

引言

第一節 俄國要求蒙回特殊利益

第二節 英國佔領片馬

第三節 葡國澳門拓界

第四節 外力壓迫之反動

結述

第九章 革命軍起義與清帝退位

引言

第一節 革命之原因

第二節 革命之醞釀

第三節 革命之導線

第四節 民軍起義以後之形勢

第五節 清軍與民軍之攻戰

第六節 南京臨時政府之組織與清帝之退位

結述

第十章 光宣時代之文運

引言

第一節 今文學之運動

第二節 西洋文化之輸入

第三節 佛學之流行

第四節 文體之革新

第五節 小說之發達

第六節 史地學之進步

第七節 藝術之概況

結述

第十一章 清季之政治組織

引言

第一節 官制

第二節 兵制

第三節 刑法

第四節 賦稅

第五節 選舉

二八三

第六節 學校

二八五

結述

二八七

第十二章 清季之社會狀況

二八九

引言

二八九

第一節 宗教

二八九

第二節 禮俗

二九二

第三節 實業

二九五

第四節 經濟

三〇二

結述

三一〇

中國最近世史

第二編 變政時期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
至民國紀元十四年

概論

中國歷來以禮教自詡，對於外邦治平之道，向不考求！以爲外國所長，盡在形下之藝，使我能船堅礮利如彼，未有不勝之者！迨甲午戰敗，始知大謬不然。改革政治之議，以起其一派主張君主立憲，康有爲、梁啟超爲其代表；其一派主張民主立憲，孫文、黃興爲其代表，皆以效法西洋爲本。同時歐美學術復源源輸入，社會亦寢起變化。在此期中，新舊思想發生衝突，政法改變，莫或折衷，相激相盪，迄於革命國是始定。

第一章 德宗變法

引言

甲午戰後，列強侵凌中國，不遺其力！清德宗鑑於國勢日頹，乃重用康有爲，以圖富強。天下方引領望治，而慈禧太后復出訓政，遂使變法無成。中國革命之機運，遂蘊於是。茲述其政變始末於後。

第一節 德宗變法之原因

國民心理之反動

清室以滿洲民族，入主中國，欲消弭漢民族反抗之心理，遂倡導程朱道學，以消磨其跋扈之氣，利用八股文章律詩律賦小楷，取士，使聰明睿智之士，不得不斂才就範，於是率天下之人，趨於鄉愿，士遂無一敢爲破格之舉者。及其末年，內憂外患迭起，國民之氣，磅礴鬱結，不安於舊日狀態。才智之士，爭有以自見，羣以改造中國相期待。國民心理既不滿意於清室統治，變法圖強之聲浪，日喧聒於一般人

耳鼓；德宗變法，此其種因。

外勢壓迫之反響

咸豐同治以來，疊經外患屢受割盟。當事者漸知變法。創行新政，不一而足。如設製造局以製新械，立方言館以養譯才，創招商局以爭航利，派學生以遊學外國，用客卿以聯絡邦交，其他練兵通商造路開鑛諸大端，亦皆次第舉行。然變而不知其本，故行之數十年，而國勢不少振。甲午戰而敗，各國索租軍港，國威陵夷，國權日替。憂時之士，譯新書，談新學，排外自大之風爲之一變。外勢壓迫，至斯而極；有志改革之業者，遂投袂而起。德宗變法之機，因肇於是。

清政之腐敗

先是穆宗年幼，慈安慈禧兩太后同聽政，及德宗又以冲齡即帝位，兩太后復垂簾。慈禧機警，因慈安恬退，遂獨攬大權。光緒七年三月，慈安遽卒，醇親王奕譞當國，吏治腐壞，賄賂公行，而慈禧又寵宦官李蓮英，擢爲總管，權傾朝右；一時貪緣無恥之徒，爭奔走於其門，更提興辦海軍經費，修治頤和園，以爲遊觀之所，日夜嬉娛其中。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德宗大婚，慈禧始歸政。然德宗徒有親政之名，一切用行政之權，迄爲慈禧主持。御史安維峻因奏言「皇太后既歸政皇上，何仍遇事牽制？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國政？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可復容？」慈禧以其肆口妄言，革職遣戍。甲午敗後，各國益肆侵凌，瓜

分之說，騰於全球。德宗深爲痛心，故對於朝政力求整頓，思效法歐洲，冀國之再興。故清政之腐敗，實爲德宗變法之直接原因。

第二節 德宗變法之動機

德宗勵精圖治

先是清德宗習見國事日非，外患日迫，人才日缺乏，財政日困難，武備日廢弛。民生日憔悴，而慈禧方且以行樂爲目的，終日盤遊無度，更無餘暇經營國事。朝臣大都泄泄沓沓，醉生夢死，酣嬉歌舞，粉飾昇平。怒焉憂之，思有所變更，以應時勢。值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翁同龢以上書房總師傅兼軍機大臣輔政，朝夕進見，得君甚專，上毅然倚之，有變法自強之志。

康有爲奏請變法自強

南海康有爲，覃精經史，尤嗜公羊學，追閱繙譯書報，於政治哲學，頗資討論。

遂以新學聞於時。初於光緒十五年，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改革，以圖自強，格不得上。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有爲及其弟子梁啓超等，咸入京會試，各省舉人，盡集都下，乃集公車千三百人，上書請變法，並反對中日議和之約。朝臣觀奏，因其中辭意過於憤激，迺沒不上呈。未幾有爲通籍，授工部主事，屢上書，仍不得達，乃退立強學會保國會於京師上海等處，並創辦詩務報館，以其徒梁啓超爲主筆，專門鼓吹新政，風

聲所樹，舉國傾動。翁同龢見有爲著作，大驚服，備以其議論奏聞。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德人據膠州，變立新政之潮，澎湃於人民耳鼓。德宗更一意革新，十一月有爲上書略云：「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三年以來，專以分中國爲說。報章議論公託義聲，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擘劃詳明，絕無隱諱，此尙虛聲，彼言實踐。俄德法諸國，何事而訂密約？英日因何而訂深交？土希之役，諸國何以惜兵而不用？戰艦之數，諸國何以厚兵而相持？號於衆曰：保歐洲太平，則其移毒於亞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則其垂涎於地利，已可想矣。英國太晤士報論德佔膠洲之事，處置中國，極其得宜，譬猶地雷四伏，藥線交通，一處火燃，四面皆應。膠警迺其借端，德國固其嚆矢耳。二萬萬膏腴之地，四萬萬秀淑之民，諸國耽耽，朶頤已久。慢藏誨盜，陳之交衢，主者屢經掠切，高臥不醒，守者袖手熟視，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蟻附羶，聞風並至。失鹿其逐，撫掌歡呼。其始壯夫動其食指，其後老稚亦分杯羹。諸國咸來，並思一變。昔者安南之役，十年迺有東事。割台灣之後，兩載遂有膠洲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處不可起釁。礦產滿佈，無事不可要求。骨肉有限，腴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寢假如埃及之管其戶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國政。樞垣總署，彼皆可派其國人。公卿督撫，彼且將制其死命。鞭笞親貴，奴隸重臣；囚奴士夫，踐蹂民庶。甚則如土耳其之幽廢國主，

如高麗之禍及君后。又甚則如安南之盡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虛號；波蘭之宰割均分，而舉其國土。馬達加斯加以挑水起釁而國滅，安南以爭道致命而社墟。蟻穴潰堤，蚌不在大。職恐自是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也。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爲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後此數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無解免。然其他事，職猶可先言之。若變尋非常，則不惟輟簡而不忍着之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諸口。處小朝廷而求活，則胡銓所羞；待焚京邑而憂惶，則董遇所鄙。此則職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謂皇上無發憤之心，諸臣無憂國之意，坐以待斃，豈不宜然。然伏觀皇上發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賢士大夫憂國之誠，癘顏黑色，亦且暴着於人。顧曰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此何也？蓋南轅而北轍，永無稅駕之時。緣木以求魚，決無得魚之日。職請質言其病，并舉治病之方。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既自居於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於亂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藥雜投，不知變症，而舊方猶守，其加危篤固也。職即以仲虺之說明之。歐洲之大國，歲入數千萬萬，練兵數百萬，鐵船數百艘，新藝器則歲出數千，新法之書，歲出數萬，農工商兵，士皆專學，婦女童孺，人盡知書。而吾歲入七千萬，償款迺二萬萬，則財弱；練兵鐵艦無一，則兵弱。無新藝新器之出，則藝弱；兵不識字，士不知兵，商無學，

農無術則民智弱；人皆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以當東西十餘新造之強鄰，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勢也。此仲虺兼弱之說，可畏也。大地八十萬里，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堤高，比較等差，毫厘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隣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又非其國也。」頗聞中朝諸臣，狃承平台閣之習，襲簿書期會之常，猶以尊王攘夷施之敵國，拘文牽例，以應外人，屢開笑資，以爲口實。譬凌寒而衣絺綌，當涉川而策高車，納侮招尤，莫此爲甚。咸同之時，旣以昧不知變而屢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變而有今日。皇上堂陛尊崇，旣與臣民隔絕；恭親王以藩邸議政，亦於士夫不親。吾有四萬萬人民，而執政行權，能通於上者不過公卿台諫，督撫百人而已。自餘百億萬數，無由上達，等於無有。而公卿台諫督撫皆循資格而致，旣已裹足未出外遊歷，又以貴倨未近通人講求。至西政西書，多出近世，諸臣類皆咸同舊學，當時未有年，耄精衰政事叢雜，未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萬國情狀，故蔽於耳目，狃於舊習，以同自證，以習相安。其賢者心思智慮，無非一統之舊說，愚者貴倨自喜，實使其尸位之私圖。有以分裂之說來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權之密謀聞者，瞢然不察也。語新法之可以興利，則瞑目而詰難。語變政之可以自強，則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稱歷朝之成

法；悚然聽之者，蓋十而六七矣。迂儒括帖，詡正學之昌言，瞿然從之者，又十而八九矣。無一事能究其本原，無一法能窮其利弊，卽聾從昧，舉國如是，而各國遊歷之人，傳教之士，察我形勝，測我盈虛，言財政，詳千度支之司，談物產，精於商局之冊，論內政，或較深於朝報，陳民隱，或更切於奏章，舉以相質，動形窘屈，鄭昭宋瞽，一以免患，一以召禍。況各國競驚於聰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闇將以求免，不亦難乎。此而望其盡抄舊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積重難返，良有所因。夜行無燭，瞎馬臨池。今日大患，莫大於昧。故國是未定，士氣不昌，外交不親，內治不舉，所聞日孤，有援難恃。其病皆在於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說可懼也。自台事後，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無固志，奸宄生心，陳涉輟耕於隴上，石勒倚嘯於東門，所在而有，近邊尤衆。伏莽遍於山澤，教民遍於腹省，今歲廣西、金州、灌陽、興安、東蘭、那地、泗域、電白已見告矣。匪以教爲仇讎，教以匪爲口實，各連枝黨，發作待時，加以賄賂昏行，暴亂於上，胥役官差，蹙亂於下，亂機遍伏，卽無強敵之倡，揭竿斬木，已可憂危。矧潢池盜弄之餘，彼西人且將藉口興師，爲我定亂。國初戡流賊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佔踞伊犁，吳家形勢，中外同揆。覆車之轍，可爲殷鑒。此仲虺所謂取亂者可懼也。有亡於一舉之割裂者，各國之於非洲是也。有亡於屢舉之割裂者，俄德奧之於波蘭是也。有盡奪其政權而一旦亡之者，法之於安南是也。有據遍其海陸形

勝之地，而漸次亡之者，英之於印度是也。歐洲數強國，默操成算，縱橫寰宇，以取各國，殷鑒具存，覆車可驗。當此主憂臣辱之日，職亦何忍爲傷心刺耳之談。顧見舉朝上下，相顧嗟訝，咸識淪亡，不待中智，羣居嘆惜，束手待斃，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壯出門而狼顧，並至言路結舌，疆臣低首，不惟大異於甲申，亦且迥殊於甲午，無有結纓誓管，慷慨圖存者。生機已盡，暮色慘淒，氣象如此，可駭可憫。此真自古所無之事。夫至於公卿士庶，偷安苟活，候爲歐洲奴隸，聽其大羊之刳縛，哀莫大於心死，病莫重於痺癆，欲隕之葉，不假於疾風，將萎之華，不勞於觸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謂悔亡之說，尤可痛也。然中朝敢於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雖出於昧，亦由誤於有恃焉。夫欲託庇強鄰，藉爲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則犄角成勢，彼迺輔車。若我爲附枝，則臥榻之旁，豈容鼾睡。齊王建終傷松柏，李後主終坐牽機。且泰西兵事，決勝迺戰，一旦敗績，國可破滅。俄德力均，豈肯爲我用兵，或敗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難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亞洲，連雞互忌，氣勢甚緩，突厥頻割大藩，尙延殘喘，波斯盡去權利，猶存舊封，中國幅員廣袤，從容分割，緩緩支持，可歷年所執政之人，皆已耄老，冀幸一身可免聽其貽禍將來。然突厥之回教，專鴛悍強，西人所畏，吾則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國主，紆尊遊歷西國，盡遍吾雖親王宰相，閉戶而潛修，分局早定，民心已變，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國新報之張皇，亞洲舊國，近數年間，歲